

# 公版书掀起阅读新风潮

□ 虞洋



争日益激烈,版权成本逐年提高,公版书可免去版权成本,盈利空间更大,故而受到出版社、图书公司的青睐,于是纷纷涌向公版书市场。

一方面是读者需求的增加,一方面是出版商供给的增加,相互碰撞下,掀起了公版书的热潮。

新加入公版书市场的竞争者,不满于既有格局,他们一面对旧有

让公版书零门槛,才能最大限度地争取读者,扩大图书的销量。事实证明,这种行为最终获得了市场的认可,“无需古文基础,就能完全读懂”“知名翻译家良心翻译”成为公版书新的宣传点。

降低阅读难度后,吸引来了怎样的读者?如何留住这些读者?果麦文化和大星文化对此有十分清醒的认知。从出版角度来看,“主要是出版人唐诺所说的‘假装读者’,假装读者其实能力没有真正到这个地步,甚至阅读是吃力的,可是他们有一种向往,或是受到某种诱引,不管那是误会还是启发。”从社会层面来看,被吸引来的读者以新兴的城市中产阶层为主,这些人一方面有经济实力和文化需求,另一方面缺乏老派中产阶层的文化底蕴。“他



的畅销经典进行重新加工,一面积极开发新的公版书,通过大力宣传,让更多优秀经典进入读者的书单,给公版书市场带来了巨大变化。

## 公版书新玩法——拆门槛

这些新加入公版书市场的竞争者,以果麦文化传媒和大星文化传媒为代表。果麦文化策划的天津人民出版社版《浮生六记》和《小王子》,大星文化策划的浙江文艺出版社版《月亮与六便士》与《人间词话》,一直稳居畅销书排行榜。

两家公司敏锐地注意到,虽然读者有阅读经典的需求,但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阅读跨越时空的作品还是比较吃力的。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言”,朱鸽说,“今有璞玉于此,虽万镒,必使玉人雕琢之。不要说明清古文,就连民国的白话,对普通读者来说也有阅读障碍。经典的外国作品也是如此,几十年前翻译的版本,现在读起来比较有距离感。”

对公版书进行重新编辑和翻译,降低经典作品的阅读难度,被称为“拆门槛”。



们格外重视形式,对图书的装帧设计要求更高。”

朱鸽以其参与过的《浮生六记》为例,图书推出后,获得最多的反馈就是对图书封面设计和内容排版的赞美:“非常喜欢,不管是书的装帧还是排版,都很亲近读者,有想读的冲动。”“这个版本很不错,装帧相当精美,不花哨,纸张很有质感,字体大小适中。排版也很好,有利于阅读。”

更漂亮的装帧排版,更轻松的阅读体验,再加上后期的大力宣传,让这些公版书摆脱过去“故纸堆里挖出来的”的老派形象,获得了更年轻读者的喜爱。这种模式也被其他图书公司和出版社效仿,带动了更多公版书的销量。

诚然,在激烈的版本竞争中难免泥沙俱下,但众多版本优胜劣汰,最终会留下质量最好的版本。

## 公版书再开发丰富图书供给

公版书这种现象级的流行趋势,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讨论。

反对声音主要有两种:一种认为这些图书公司策划的公版书是“哗众取宠”。2016年,果麦联合新世相策划推出《青春版·红楼梦》,在预售阶段就遭遇众多读者的批评,粉红色的包装和夸大的宣传被读者认为是轻浮的表现,豆瓣网友发起“一星运动”抵制该书。一种认为公版书市场目前存在过度竞争的问题,为了尽快占领市场,出版商过度重视装帧设计、产品宣传以及价格战,反而忽略了最重要的内容编校,使得新出的公版书质量良莠不齐,给消费者造成困扰。

支持者则说,“书之存在,能被读到,就是幸运。何必强求形式?”认为公版书的重新开发,让读者重新阅读经典,为图书市场注入活力。

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全国新闻出版业基本情况》显示,2017年全国出版新书25.5万种,比上年降低2.79%;总印数22.74亿册(张),降低5.58%,新版图书品种与印数首次双双下降。与此同时,重印图书品种与印数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并在品种上首次超过新版图书。

经典图书读者群体不断扩大,是成熟图书市场的重要表现。表面上看,似乎是出版商对公版书的再开发推动了公版书的流行,实际上,是出版商的行为满足了新生读者对于经典图书阅读的需求,读者数量和文化需求的增加才是核心推动力。自2012年以来,市场一直饱受图书创新力不足之苦。开卷公司的报告显示,新书对图书市场贡献从2016年的18.66%下降至2018年的17%。公版书的繁荣,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新书力量不足的缺口,也为新书开发提供了灵感和方向。

诚然,在激烈的版本竞争中难免泥沙俱下,但众多版本优胜劣汰,最终会留下质量最好的版本。比如公版书中最著名的四大名著,经过几十年的沉淀,读者已经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品牌认知:人民文学出版社等专业社的版本最值得购买。对未来的公版书市场的发展,我们充满期待。

继浙江嘉兴、温州、台州等地推出“汽车图书馆”服务后,1月4日,杭州市余杭区汽车图书馆正式开馆。车厢内,空调、电视俱全,除了驾驶员和图书管理员的座位,其余空间都做上了书架,1500册图书整齐排列,涵盖了少儿读物、经典名著、自然科学等多个门类;车厢外,支起一个简易凉棚,摆放着几张小凳子和桌子,方便就地阅读。据悉,余杭区内的社区、街道、学校、企业等都是“汽车图书馆”的服务对象。

看来车轮不仅能改变生活方式,也能承载传播知识的使命。“汽车图书馆”又被称为“流动图书馆”,这几年陆续有省、区、市图书馆推出这项公共服务,一般开进没有固定图书馆的新发展区和偏远地区,把图书送到家门口,送到农村、社区、学校、特殊教育单位,让读者享受便利的阅读服务,故有人称其为“家门口的阅读便利店”。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开行“汽车图书馆”就是对这一要求的落地。

但是,“汽车图书馆”并不是说只要开到家门口,就能有效果,就能受到读者的青睐。一怕它被当成应景应付的道具。老实说,一些地方的“汽车图书馆”长期闲置,一年难得开几回,或只在“世界读书日”等特殊日期开到农村、社区、学校、厂矿短暂停留,徒具象征意义。二来,“汽车图书馆”的图书供给要讲究精准。送图书进街道、社区,就应该照顾到城市居民的阅读需求,特别是一些追求老有所学的老年读者,和一些专事照顾老人、养育孩子的家庭主妇。送书到农村,要将农业农村需要的知识技术类图书送下去,助力农村群众脱贫致富。送图书进学校、企业也一样,服务精准化,才会受到欢迎。第三,“汽车图书馆”的开行时间也要精准。一些地方的“汽车图书馆”开行时间和站点安排比较随意,加上缺乏广而告之,人们对“汽车图书馆”的运行规律难以掌握,“汽车图书馆”自己在流动但没有读者响应,空耗财力物力与人力。实际上,“汽车图书馆”应有读者服务意识,比如服务时间打时间差,读者下班它“上班”,读者放假它“值班”,换言之,应多在8小时之外、周末与大小黄金周期间开

行,才能充分发挥公共图书馆的服务功能。

说到“流动图书馆”,不是新鲜事。据新华社报道,“流动图书馆”在芬兰已有50多年历史。由于地广人稀,地方政府将巴士改装成图书馆。如今,全芬兰共有约150个这样的“流动图书馆”,停靠站点1万多处,有的专门服务于儿童,有的专为年长的银发族开设。关键是要有效果。衷心期待我国的“汽车图书馆”能持久开行,守护民众。



·读者之声·

## 春节,国图与你不离不弃

金猪迎春,万家团圆。国家图书馆挖掘馆藏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策划推出了一系列春节活动。

2月4日除夕到2月10日初六,国家图书馆《四库全书》库房西侧遮光帘将再次打开,读者透过玻璃,穿越时空与文津阁《四库全书》默默相对,感受经典的独特魅力。除善本特藏、古籍、家谱、旧方志外,国家图书馆照常提供其他中外文献开闭架阅览及外借,数字资源、视听资源阅览、少年儿童阅览、国家典籍博物馆展览等服务。春节期间每天上午10时,少年儿童馆将组织小读者写福字、画门神、画脸谱、做花灯、剪纸,观看新春影片。

2月5日大年初一9时,总馆北区二楼大厅,2018年9月新上任的馆长饶权将偕同事迎接己亥猪年首批读者的到来,向读者拜年、致以新春问候,并赠送最新一届的文津图书奖获奖图书等新年礼物。

年前,你可以看武强年画或听知名书法家示范讲解春联的章法布局、结构用笔以及书写内容(1月

31日典籍馆),也可以体验碑刻传拓(1月21日至2月1日北区一层学津厅),还可以看昆曲(1月23日“荣庆堂——北方昆曲传统折子戏专场演出”,演出《吟风阁·罢宴》《寻亲记·饭店》《西游记·北饯》等剧目)、看晚会(2月1日晚2019年迎春晚会,融入了歌唱、京剧、魔术、器乐演奏、舞蹈等多种形式,展现国图历史变迁)。(小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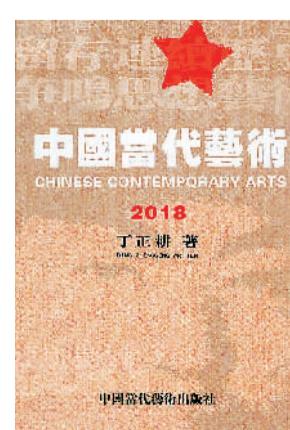
·门神·

## 《中国当代艺术2018》出版

近日出版的《中国当代艺术2018》收录了何多苓、毛旭辉、张晓刚、毛焰、邓箭今、申伟光、苏新平、谭平、郭晋、郭伟、刘亚明、李胜利、何家英、纪连彬、田黎明等130多位2018年度活跃的艺术家创作的作品,对该年度艺术概况进行全景扫描。全书大16开本、哑粉铜全彩印刷,精美、大气、厚重。该书还用100多页篇幅介绍了国家艺术基金“中国美术学院汉字艺术基金”项目组40名成员的科研成果。

年鉴性质的“中国当代艺术”系列自1999年创立,20年来一直秉持当代性、学术性、纪录性的原则,真实记录中国艺术家在世纪之交前后的艺术创作,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急速发展中人文思想变

化,为后人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社会现状与文化思想发展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刘桂平)



丁正耕著 中国当代艺术出版社

# 唐物风流

□ 任慧



“火鼠皮衣”的故事

具、佛具等各种宝物9000多件。20世纪30年代,中国学者傅芸子多次进入正仓院,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吾尝谓苟能置身正仓院一观所藏之物,直不啻身在盛唐之世!”

## 从“物”还原唐代文化风尚

从物品和风尚的角度还原中国古代的物质与文化生活,是近年颇受关注的一个角度。

在美术史研究中,大量考古发现令研究者确信,中国古代艺术对于“器物”的执著已成为重要特点,对“器”的执著与“礼”在社会中的重要性密切相关。

《唐物的文化史》中详尽的史实和丰富的图像例证,为我们通过物品还原唐代,呈现了一条清晰的脉络。这本书通过各个时代掌权者(圣武天皇、仁明天皇、藤原道长、足利义满、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关键人物)的实证说明:“唐物”不仅与他们的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威紧密相关,拥有、消费和



平螺钿背圆镜(唐物)

唐物来标榜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从遣唐使开始的、以朝贡为原则的国家之间的交换物以及来自唐、新罗的舶来品,均首先被以天皇为中心的王权所接纳,由此形成向臣下再分配的体系。”(《唐物的文化史》)初步明确了唐物的来源和分配、交换体系。

“唐物”一词,最早记载见于《日本后纪》恒武天皇大通三年(808年)。而始建于8世纪后半叶的正仓院,保留了迄今为止种类最丰富、最全面且最有价值的唐代艺术品,包括衣物、乐器、家具、兵器、茶



秋草绘提重(和制唐物)